

仁县新置济平仓记》、《临江谈氏孝节祠堂记》二篇；卷二十七多《齐庆堂记》、《具庆堂记》、《萱寿堂记》三篇。而此本卷二十七增刻《寿玉堂记》一篇，其他无异。

虞道园为元代文学大家，此《道园类稿》所收皆其精要之作，且为前人罕觐之元刻秘本，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整理和校勘出版虞集的诗文，当是极为难得的重要资料。

注①傅增湘金刻本《磻溪集》跋语。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北京云居寺的契丹大藏经

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辽代建筑的释迦木塔中，发现了辽代南京印经院刻印的十二卷契丹大藏经的残本。这是早已失传的珍本。

在北京云居寺的一万四千多块石刻佛经中，人们发现有一部辽代刻的契丹大藏经，十分完整，用汉字书写，字体工整，行格疏朗，排列整齐，版式统一，校刻甚佳。与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大藏经相对照，两者同出一源。

公元947年，辽大同元年，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辽建国以后大力汲取中原文化，崇信佛教，在当时的京都南京（即今之北京）建设寺庙，修筑佛塔，大力宣传佛教，刻印佛经。契丹大藏经就是在辽代的京城——南京刻印的。应县木塔和北京天宁寺塔、良乡昊天塔、云居寺的镇经塔、戒台寺的普贤塔等，都是辽代修建的。应县木塔中发现了辽代南京印经院印在黄纸上的契丹大藏经十二卷残本，云居寺石洞内发现了辽代僧侣刻在石板上的佛经《契丹大藏经》。这说明两处发现的契丹大藏经是出自同一个版本。

契丹大藏经的发现，对于研究辽代历史、政治、经济以及佛教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王铭珍 •